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四卷 (1999)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合辦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出版社

敦煌吐魯番研究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第四卷

Volume IV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合辦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北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999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四卷/季羨林等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12

ISBN 7-301-04392-9

I. 敦… II. 季… III. ①敦煌學-研究-文集 ②文物-研究-中國-吐魯番盆地-文集 IV. K87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1999) 第 68942 號

書 名: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四卷

著作責任者: 季羨林 饒宗頤 周一良 主編

責任編輯: 劉 方

標準書號: ISBN 7-301-04392-9/K·276

出版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網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電 話: 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4140 編輯部 62752025

電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 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 行 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0.75 印張 628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 52.00 圓

編委會（以拼音字母爲序）

主 編

季羨林 饒宗頤 周一良

編 委

柴劍虹 鄧文寬 方廣錫 郝春文 林悟殊

榮新江* 孫曉林 王邦維 王 素* 張涌泉

趙和平

（名後加*號者爲本卷執行編委）

編輯部成員

陳 明 雷 聞 劉 屹 孟憲實 榮新江

史 睿 王 靜 徐淑燕 姚崇新

“吐魯番專號”前言

根據敦煌吐魯番研究的趨勢，本刊一直把推動吐魯番的研究作為努力方向之一。現特輯成一組以吐魯番宗教、社會群體、物質文化為中心論題的研究論文和近年新刊吐魯番研究論著的書評，以展示近年來吐魯番研究的關注焦點和研究進步。

本專號所收論文分兩組，一是 1996—1998 年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和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合作的“重聚高昌寶藏”（Reuniting Turfan's Scattered Treasures）研究項目的成果；二是我們著意組織的有關論文。

這裏特別應當簡單介紹一下“重聚高昌寶藏”項目的情況。該項目由韓森（Valerie Hansen）和張廣達教授負責，在中國則由鄧小南和榮新江教授協調組織，所有資金由美國路斯基金會（Luce Foundation）支持。1996 年，所有項目參加者一起到吐魯番考察，邀請一些中方吐魯番專家做學術報告，中外學者邊考察邊進行學術交流。1996—1997 年度，榮新江、張廣達、鄧小南三位先後到耶魯大學，與韓森教授合作編製吐魯番資料數據庫（Turfan Database）。1997 年，在美國的研究者舉辦了第二次學術研討會。然後經過一年的深入研究，1998 年 7 月，所有成員聚會耶魯大學，舉辦“第三屆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Third Conference on Silk Road），發表自己的學術論文，同時也有從歐洲、美國、臺灣等地來的學者發表論文並參加討論。

本卷所收下列人士的論文，即 1998 年耶魯會議後的修訂本：張廣達、韓森（V. Hansen）、榮新江、鄧小南、邱陵、吳震、伊斯拉菲爾·玉蘇甫、武敏、盛餘韻（Angela Sheng）、胡素馨（Sarah Fraser）、斯加夫（Jonathan Skaff）、陳國燦。其他一些論文的英文本，已在或將刊於海外西文刊物，如鄧小南文載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1（Feb. 1999）；*Asia Major*，3rd ser.，

11. 2 (1998) 將發表 V. Hansen、A. Sheng、J. Skaff 和張廣達與榮新江合寫的另一篇項目論文。此外, *Orientalia* 30. 4 (April 1999) 發表了項目中有關藝術史的一組論文: Valerie Hanse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urfan Oasis”; 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The Uygur Ritual Complex in Beiting”; Nobuyoshi Yamabe, “An Examination of the Mural Paintings of Toyok Cave 20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rigin of the Amitayus Visualization Sutra”; Angela Sheng, “Woven Motifs in Turfan Silks: Chinese or Sogdian?”; Janet Baker “Sui and Early Tang Period Images of the Heavenly King in Tombs and Temples”; Wang Binghua, “New Finds in Turfan Archaeology”。另外, Victor Xiong 的 “The Land-tenure System in Tang China—A Study of the Equal-field System and the Turfan Documents” 一文, 將在 *T'oung Pao* 85 (1999) 刊出。

本刊借發表“吐魯番專號”的機會, 誠懇希望中外學者共同推進敦煌吐魯番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本刊編委會

目 錄

“吐魯番專號”前言	本刊編委會 (1)
-----------------	-------------

論 文

吐魯番出土漢語文書中所見伊朗語地區宗教的蹤迹	張廣達 (1)
中國人是如何皈依佛教的？ ——吐魯番墓葬揭示的信仰改變	韓 森 (17)
試論高昌國的佛教與佛教教團	姚崇新 (39)
玄奘取經東歸入境古道考實 ——帕米爾高原明鐵蓋山口考察記	馮其庸 (81)
唐玄奘與麴文泰	孟憲實 (89)
吐魯番出土金藏考 ——兼論一組吐魯番出土佛經殘片的年代	党寶海 (103)
唐代西州的道教	榮新江 (127)
摩尼教宗教符號“大法藥”研究	馬小鶴 (145)
高昌回鶻景教研究	陳懷宇 (165)
六至八世紀的吐魯番婦女 ——特別是她們在家庭以外的活動	鄧小南 (215)
吐魯番交河溝西墓地新出土墓誌及其研究	邱 陵 (239)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胡人	吳 震 (245)
唐西州九姓胡人生活狀況一瞥 ——以史玄政為中心	李 方 (265)
吐魯番新發現的回鶻語文書	伊斯拉菲爾·玉蘇甫 (287)

吐魯番古墓出土絲織品新探	武 敏 (299)
中國西北邊疆六至七世紀的紡織生產：新品種及其創製人	盛餘韻 (323)
A Reconside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Finds from the Turfan Region	Sarah E. Fraser (375)
吐魯番發現的薩珊銀幣和阿拉伯－薩珊銀幣 ——它們與國際貿易和地方經濟的關係	斯加夫 (419)
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唐前期戶稅	陳國燦 (465)
談佛教的發願文	饒宗頤 (477)
再論《太上妙法本相經》 ——以《東極真人問事品第九》為主	山田俊 (489)
敦煌舞譜的對舞結構試析 ——兼論譜字的解釋	葛曉音 戶倉英美 (509)
敦煌寫本書儀中的行第之稱 ——兼論行第普及的庶民影響	吳麗娛 (529)
《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序	饒宗頤 (561)
紀念文	
藤枝晃教授與敦煌學研究	榮新江 (563)
西嶋定生先生與吐魯番文書研究	關尾史郎 (577)
書 評	
《吐魯番出土文書》叁、肆	孟憲實 (581)
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	榮新江 (586)
王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	孟憲實 (590)
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	孟憲實 (596)
李經緯《吐魯番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	牛汝極 (600)
李經緯《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	牛汝極 (603)

目 錄

H. Bechert et al., <i>Untersuchungen zur buddhistischen Literatur</i>	王邦維 (605)
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13 輯《敦煌道教文獻專號》	山田俊 (612)
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	湛 如 (616)
江藍生等《唐五代語言詞典》	張涌泉 (621)
上山大峻編《敦煌寫本〈本草集注序錄〉〈比丘含注戒本〉》	陳 明 (624)
新書目	(629)

Contents

Editors' remarks	(1)
------------------------	-------

Articles

Some Iranian religious evidence in Turfan Chinese texts	Zhang Guangda (1)
How the Chinese converted to Buddhism (or did they?): What the Turfan graves reveal about religious changes	Valerie Hansen (17)
Buddhism and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Gaochang Kingdom	Yao Chongxin (39)
On Xuanzang's route back to China	Feng Qiyong (81)
Xuanzang and Qu Wentai	Meng Xianshi (89)
The Jin Tripitaka unearthed from Turfan	Dang Baohai (103)
Daoism in Turfan during the Tang period	Rong Xinjiang (127)
The Manichaean religious symbol <i>Dafayao</i>	Ma Xiaohe (145)
Studies on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Gaochang Uighur Kingdom	Chen Huaiyu (165)
Women's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usehold in Turfan	Deng Xiaonan (215)
Newly excavated epitaphs from Jiaohe of Turfan	Qui Ling (239)
The Hu people in materials excavated from ancient tombs of Astana-Karakhojo	Wu Zhen (245)
A glimpse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Sogdians in Turfan during the Tang	Li Fang (265)

Newly discovered Uighur contract documents from Turfan	Islafer Yusuf (287)
A new look at textiles excavated from the Astana graves at Turfan	Wu Min (299)
Textile production on China's northwest frontier from the sixth to seventh centuries: New weaves and their innovations	Angela Sheng (323)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from the Turfan region	Sarah E. Fraser (375)
The silver Sasanian and Arab-Sasanian coins found at Turfan: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local economy	Jonathan Skaff (419)
The tax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as seen in the Turfan documents	Chen Guocan (465)
On the Buddhist oath texts	Rao Zongyi (477)
Further remarks on the <i>Taishang miaofa benxiang jing</i>	Takashi Yamada (489)
The dance manual books from Dunhuang: A preliminary analyses of the structure of pair dancing	Ge Xiaoyin and Tokura Hidemi (509)
Seniority addresses in the letter writing manuals on Dunhuang manuscript	Wu Liyu (529)
Preface to <i>A Study of Gantang ji from Dunhuang</i>	Rao Zongyi (561)
 Memoritum	
Prof. Akira Fujieda and Dunhuang studies	Rong Xinjiang (563)
Prof. Sadao Nishijima and Studies of Turfan documents	Shiro Sekio (577)
 Book Reviews	
<i>The Turfan unearthed documents</i> , III, IV	Meng Xianshi (581)

-
- Liu Hongliang, *A study of the newly unearthed documents
in Turfan* Rong Xinjiang (586)
- Wang Su, *A chronological list of the Gaochang documents
unearthed in Turfan* Meng Xianshi (590)
- Wang Su, *A brief history of Gaochang* Meng Xianshi (596)
- Li Jingwei, *Study of the Uighur social-economic
documents from Turfan* Niu Ruji (600)
- Li Jingwei, *Study of the Uighur social-economic documents* Niu Ruji (603)
- H. Bechert et al., *Untersuchungen zur buddhistischen
Literatur* Wang Bangwei (605)
- Chen Guying ed., *Daoist culture studies : A special issue of
Dunhuang Daoism* Takashi Yamada (612)
- Wang Juan, *Study on the Buddhist oath texts* Zhan Ru (616)
- Jiang Lansheng et al., *A dictionary of the language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Zhang Yongquan (621)
- Daishun Ueyama ed., *Bencao jizhu xulu and Biqu hanzhu jieben
from Dunhuang* Chen Ming (624)

吐魯番出土漢語文書中所見伊朗語 地區宗教的蹤迹

張廣達

吐魯番出土的胡語和漢語文書從多方面顯示，在這個地區，較早就有伊朗語地區的宗教信仰的蹤迹存在。在一份屬於五世紀的出土文書（文書編號65TIN: 29），即1965年安伽勒克古城（安樂城）出土的《金光明經》卷二殘卷題記^[1]中，間接提及胡天。據題記，該經是在庚午歲（430年）為索將軍佛子妻息合家抄寫於高昌城東胡天南太后祠下。我們不清楚胡天與南太后祠是怎樣的關係，但是佛經抄於胡天南太后祠下，可以認為這是胡天信仰與佛教信仰同時存在於高昌的早期證據之一。

中國史籍多處提及西域諸國俗事天神。幾經學者研究，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胡天信仰來自西亞伊朗語地區，起源於古代伊朗已有千年以上沿革的馬茲達教義（Mazdaism）。種種證迹表明，這種信仰之向東傳播固然與來自伊朗本地區的人們有關，但是居住在中亞河中地區（Māwarā' an-nahr, Transoxania）的粟特人不斷向東移民，在傳播包括胡天信仰在內的多種西亞宗教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問題在於，終上古之世和中世紀早期，原馬茲達教義在不斷地演變，因而我們不清楚，粟特人帶來的胡天信仰究竟是更接近於經過瑣羅亞斯德改革的新馬茲達教義呢，還是受到傳統的西亞穆闍/穆護們（祭司）的影響，粟特人既採納瑣羅亞斯德教的異端——誕生於巴比倫、形式上二元的祖爾萬說（Zurwanism），又兼容並蓄西亞穆闍/穆護們的傳統教義。原馬茲達教義是崇奉阿胡拉馬茲達（Ahura-Mazdāh）的^[2]，以阿胡拉馬茲達為至高大神；二元的祖爾萬說則不然，它不認為阿胡拉馬茲達具有至高的唯一地位，阿胡拉馬茲達雖然是善神，但是他和他的直接對立面凶神阿赫里曼（Ahriman）孿生，兩者

同時出自另一最高大神祖爾萬 (Zurwan)。穆闍/穆護們嚴格主張祖爾萬二元說，他們的教義和儀式中還包括拜火 (ādur/ātar)、崇奉火神 Mithra、解夢、嚴格區分益獸和害獸、以穆闍/穆護們親手消滅害獸為積累功德等等。依據 Christensen 的意見，在西亞，司祭的穆闍/穆護們的勢力根深蒂固，長時期之內，瑣羅亞斯德教的教義處在穆闍/穆護教義的包圍之中，形如孤島，是傳統民間宗教中的一塊飛地^[3]。祖爾萬教義、瑣羅亞斯德釐定的馬茲德教義、穆闍/穆護們的傳統教義的諸多分歧存在於伊朗語地區，這些教義上的分歧大概在胡天信仰東傳過程中混淆到了一起。此外，中亞某些部落的習俗也為馬茲德教義增添了內容，例如在高崖或靜謐塔 (dakhma) 施行天葬。同樣，粟特人在教義和儀式方面也保存了不少自己的特色，例如不排斥 Daēva 之為善神，吸收某些印度教神祇進入粟特神譜，對死者的隆重哭喪，火葬，骨灰裝入盛骨瓮 (astōdān/ossuary/ossuaire) 中等。情況誠然複雜，祆教信仰因時因地因環境之不同而有諸多變異，但是這似乎在中世紀並沒有影響玄奘、義淨等東方求法高僧和比魯尼 (Al-Bīrūnī) 等阿拉伯作家視粟特人為祆教信徒，今天也應該不至於妨礙我們試圖在吐魯番地區探尋某些祆教信仰的蹤迹。

早在公元三世紀，中國史籍已經對公元一世紀中葉西域商胡的習性有所記載^[4]，說明前此已有相當數量的粟特商人在中原地區活動了一定的時間。十六國時期 (304—439)，後趙石虎 (337—349) 遷都於鄴，在他諸子爭立過程中，那裏有可以埋伏三千羯士的祭祀胡天的場所^[5]，這一條典型的材料經唐長孺先生的詮釋^[6]而為人們所經常引用。這裏提到的羯士，不僅僅有如胡三省注釋的“石氏 [Chāch, 石國—今塔石干 Tashkend] 之種類也”^[7]，從種種迹象看，羯士具有特定的身份，頗疑羯士相當於陀跋里書中所記載的 chākir 或 shākir^[8]，即中亞粟特地區諸城主和貴族 (dihqān) 以及石城地區首領身旁的近衛。從十六國時期到唐代，中亞粟特人各城堡，亦即隋唐時期所說的昭武九姓胡，在中亞河中地區政治形勢的影響下，先後分幾批向東移民，沿途在適當地點建立聚落。後趙覆滅前夕，冉閔僅在鄴城即屠戮胡、羯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尚不在內^[9]，這祇是石城移民之一例。從四世紀至八世紀，粟特向東亞移民數量之多，分佈之廣，所起的作用方面之多，影響之大，已因近年出土的越來越多的文物和墓誌資料而給人們以日益清晰的印象。斯坦因在敦煌藏經洞中^[10]，在

敦煌烽燧下^[11]，發現年代約當三、四世紀的早期粟特文書和信札並非偶然，當屬於當時大量粟特人遺物之天壤劫餘。北魏荀景墓誌（529年）紋飾中有拜火祭壇的出現，至可注意。流落海外分別展出於四地（美國的華盛頓和波士頓、德國的科倫、法國巴黎）之北齊粟特人石闕^[12]，正是粟特人中“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的反映。

在纂修或編定於唐太宗貞觀時期（627—649）的《晉書》、《北齊書》、《隋書》中，胡天一詞指的是祆教天神或祭祀祆教天神之所在，對此，在相當多的學者之間已無太大的意見分歧。就語義而言，這一比定完全成立，祆字與天神、諸天有直接的聯繫^[13]。就文書資料看，胡天崇拜存在於五世紀的吐魯番地區，與中原地區文獻資料中的用語相當一致。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文書和文獻迄今透露的消息缺少堅實而充分的實物或遺迹為佐證。讀書貴在於不疑處有疑，有學者因而對於能否將胡天判定為祆教神祇表示懷疑。治學中這種從不同角度進行商榷的精神至為可貴。本着多元思考的精神，筆者擬就吐魯番文書中某些寺廟的性質，該地區祭祀胡天、風伯的習俗可能與粟特人信奉的祆教形態相關問題略抒淺見。

一

在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中，涉及祭祀天、諸天、胡天和知祀官薩薄的殘卷，已經被多位學者引用而為人們所熟悉。這些文書是：

1. 年份在 587 年之後的《高昌眾保等傳供糧食帳》，其殘片二（69TKM33: 1/7, 1/10a）第十行中有“三斗供祀諸天”；其殘片三（69TKM33: 1/3a, 1/6）第十三——十四行有“次廿三日通〔事〕□傳面六〔斗〕供祀天^[14]”。

2. 年代為 567 年的《高昌高乾秀等按畝人供帳》（67 TAM88: 25），第一行在“玄領寺一半（一半當為一畝半之略語）”之下有雙行小字作“十二月十五日，一斛付阿□□祀胡天”^[15]。

3. 《高昌苻養等葡萄園得酒帳》第二殘片（60 TAM320: 01）“胡天一半（一半當為一畝半之略語）”^[16]。

4. 《高昌永平二年（公元 550 年）十二月卅日祀部班示爲知祀人上名及謫罰事》（73 TAM524: 32/2—2）第九行有“薩薄□□”^[17]。

5. 《高昌義和六年（619）伯延等傳付麥、粟、糜條》第一殘片（60 TAM331: 12/）第十三行有“〔薩〕〔薄〕□□”^[18]。

根據上列文書，時賢對高昌王國中央祀部和地方的祭祀胡天活動做了細緻的論述^[19]。文書中提及的薩薄（* sā-t-b'āk），經中外學者精心比定，源自梵語之 sārthavāha，後成爲粟特語借詞，作 s'rt'p'w。s'rt'p'w 一詞見於粟特古信札第五件，經日本學者吉田豐檢出並比定爲商隊之主，當是內地的薩甫、薩保、薩寶一詞之所本，其後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演變爲粟特人中兼掌祿教事務的宗教首領^[20]。按此詞的組成部分 sār（< 梵語 srtha，安息語 s'rt，粟特語 s'rth），見於粟特古信札第二件（2.36），沿用到近代，意義爲商隊^[21]。至於 sār 一詞在中亞個別地區具有貶義，純屬近世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高昌乙酉（625）丙戌（626）歲某寺條列月用斛斗帳歷》。這是剪成紙鞋樣隨葬、由八個片斷綴成的一份殘文書（67 TAM 377: 06; 04.03.07; 02.01.08; 05）^[22]，內容雖不完全銜接，但基本上反映了乙酉年（625）十月至丙戌年（626）十月該寺各項支出情況。這份文書紀錄這座寺廟有僧六人，沙彌一人。根據陳國燦教授的計量分析，該寺全年支出用麥當在三百餘斛，粟糜至少四百五十餘斛。國燦教授又從乙酉年終“粟拾陸斛伍斗用輸租，粟拾陸斛得錢拾文用上長生馬後錢”，特別是從“麥二斛四斗七升半，用上‘六升斂’”（第 18—19 行）推算，該寺至少當有田地四十一畝六十步，生產的糧食始敷支出之需^[23]。該寺諸多稱謂雖然類似佛教，但奇怪的是不見佛事活動。在以銀錢十文買胡麻子供奉“佛明”（第 10 行）之同時，該寺按月以麥五升祀天（第 7, 15, 24, 29—30, 36—37, 39, 45, [57]—58 行），也按每日壹升的定量之粟供苟〔狗〕（第 [7], 15, 37, 39, 45, 65, 72, 78 行），每月用麥壹斛伍兜〔斗〕（第 51, 61 行）或貳斛（第 9, 15—16, 24, 31, 66 行）爲牛作牛飴。

與此相類似的以日用大麥一斗爲牛飴，日用粟五升供公狗，日用粟若干（文書此處殘缺，數量不明）供寺狗五的記載，也見於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Ast. IX.3.08, 09/1, Maspero 之 M319, 320/1）^[24]，因而這些帳歷中所記錄

的牛餵和狗粟完全有可能祇是單純的飼料出入帳目，並沒有甚麼對牛、狗做特殊待遇的意味。但是，本文上舉文書第 26—27 行在“麥伍升祀天”之後稱“糜粟拾斛肆斗供作〔人〕、使〔人〕并苟〔狗〕”^[25]，狗的用糧與作人、使人的消費作一處合計則可能有更多的寓意，令人感到狗的地位備受重視或崇敬。

另一件文書，《高昌延和八年〔609〕七月至延和九年六月錢糧帳》（72 TAM151: 95），在十一行殘文中，與臧政錢、劑口逋錢等和麥、糜、粟等收支之同時，三次記載了“苟〔狗〕麵壹兜〔斗〕”^[26]。狗麵單立項目，亦可矚目。

以上文書提供的訊息，促使人們從祆教方面考慮這所寺廟的性質。在祆教中，牛與狗的地位之崇高，是人們所熟悉的。

瑣羅亞斯德這位先知是益獸——牛與狗的狂熱保衛者。也許，他的這種捍衛牛的熱忱源自上古印度亞利安人對牛的聖化。無論如何，在主要成於他的手中的《伽薩（Gāthā，偈頌）》裏面，歌頌牛、保衛牛成為主題之一。這一主題永恒地影響着祆教信徒，使信徒們永遠對牛極其崇敬。牛，位居益畜之首、百獸之先的牛，是大神馬茲達創造的第一個生靈，體現着一切動物生命的原型。牛，是開發新土、耕作農田的動力，在宗教經濟學中，牛佔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對牛犯罪是雙重的罪過：牛為百獸之先，害牛就是害一切獸類的代表；“播種小麥者就是在播種正義”，危及農耕的動力就是危及正義^[27]。初牛（Taureau primordial）的靈魂 Gōshūrūn 居留在大神的右側，人類始祖的靈魂 Gayomart 居留在大神的左側。先知瑣羅亞斯德之被神派遣下凡佈道，正是應初牛靈魂 Gōshūrūn 的請求。

今本《阿吠斯陀經》的《伏魔法典》（Videvdād 或 Vendidad）中有若干章節（fargard13、fargard14、部分 fargard15）讚頌各類犬的聖德或美德，這是因為獵犬幫助人類放牧，是牧人的最親密的助手；家犬從午夜走動到天明，擒殺惡神創造的成百上千的惡生物；其他各種犬類也都是善神創造的益獸的緣故。在瑣羅亞斯德教的教義中，犬還有護持亡靈、驅逐魔鬼的作用。為了維護狗的尊嚴，《伏魔法典》對狗應享有的權利、孕犬的護理、傷害犬的各種處罰、殺犬將受的嚴懲等等，都有規定^[28]。特別是對狗的食物安排，見於《伏魔法典》fargard13 的第四節第 20 至 28 段：給牧犬以惡食，罪過等同於以惡食招待頭等